

# 楊達和沼川定雄

## ——臺灣作家和公學校日本教師

張季琳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 一、前言

昭和九年(1934)，楊達(本名楊貴，1905-1985)以日文小說「新聞配達夫」(Shinbun Haitatsufu)入選東京「???」(Nauka)社刊行的左翼文藝雜誌《文學評論》創作獎第二名(第一名從缺)，並被刊載在該雜誌的第一卷第八號(1934年10月)。楊達因此成為第一位受日本文壇肯定的臺灣人日語作家。「新聞配達夫」於一九三六年，經魯迅(本名周樹人，1881-1936)弟子胡風(本名張光人，1904-1985)翻譯成中文<sup>1</sup>，題名為「送報伙」，刊載在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的《世界知

---

<sup>1</sup> 關於「送報伙」的中文翻譯，胡風晚年時回憶：「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普羅文學》發現了臺灣青年作家楊達的短篇小說「送報伙」，非常高興。馬上搶讀了，受到了感動。我趕快譯出，投給當時銷數相當大的《世界知識》上發表了。引起了廣大讀者對臺灣同胞的深摯的關心和同情。後來新文學研究會還把「送報伙」譯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引自「介紹兩位台灣作家——楊達和呂赫若」，《胡風晚年作品選》(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頁153-155。另外，一九三六年，胡風「山靈序」說：「這些作品底開始翻譯，說起來只是由於一個偶然的運會。去年《世界知識》分期譯載弱小民族的小說的時候，我想到了東方的朝鮮臺灣，想到了他們的文學作品現在正應該介紹給中國讀者，因而把「送報伙」譯好投去。想不到它卻得到了讀者的熱烈感動和友人們的歡喜。漸漸地我走進了作品？的人物中間，被壓在他們忍受著的那個龐大的魔掌下面，同他們一道痛苦、掙扎，有時候甚至覺得好像整個世界正在從我的周圍陷落下去一樣。在這樣的時候看到像「送報伙」等篇？的主人公的覺醒、奮起和不屈的前進，我所嘗到的感激的心情實在是不容易表達出來的。」引自胡風著，張小風整理輯注：《胡風全集》(第八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675-676。

識》雜誌，之後收入《山靈——朝鮮臺灣小說集》和《弱小民族小說選》<sup>2</sup>，鼓舞了當時中國大陸反帝國侵略的民族意識。楊逵八十年的生涯，可以說和臺灣近代文學發展密不可分，特別是在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十二月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在臺灣文學史上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楊逵生長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自幼接受日語的初中等教育，他的文學啟蒙主要是透過日語或日語翻譯的小說，而知曉世界文學。早期的主要文學活動則是經由與日本的出版文化、日本作家的交流來進行，並因某些日本文化人的出現，而對他的人生和文學產生各種形式的影響。在楊逵生涯中曾有幾位日本人對他產生重大的影響，那就是臺灣總督府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彥 (Nyuta Haruhiko, 1909-1938)<sup>3</sup>和臺灣公學校的日本教師沼川定雄 (Numakawa Sadao, 1898-1994)。

昭和五十七年（1982）八月，當時七十七歲的楊逵應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赴美，返臺途中順道訪問睽違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時，接受內村剛介、戴國輝兩位教授的訪談<sup>4</sup>。訪談中楊逵談及就讀公學校時期，經常住宿在班導師沼川定雄的家，接受其懇切的課業指導，閱覽其藏書。對楊逵而言，與沼川定雄老師的相遇大幅度的改變他對日本人的觀點，同時也為楊逵的學問奠定基礎。

讓楊逵晚年如此懷念的沼川定雄老師究竟是怎樣的教育者？如何度過他的一生？在臺灣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活動？這些問題對楊逵文學的研究者而言，是難以忽略的疑問。筆者多年來雖然致力於調查並蒐集沼川定雄身為教育者的事跡，但是關於他在臺灣的教育活動仍有許多不明之處，目前僅能根據些微資料，概觀沼川定雄的生平，並嘗試考察他與臺灣以及他與楊逵的關係。

<sup>2</sup> 《山靈——朝鮮臺灣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弱小民族小說選》（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

<sup>3</sup> 參閱拙作：楊逵和入田春彥——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頁1-33。

<sup>4</sup> 一臺灣作家？七十七年——五十年？來日？機？語？，《文藝》1983年1月號。此訪談記錄在臺灣有二種中文翻譯。葉石濤譯：一個臺灣作家的七十七年，《臺灣時報》1983年3月3日，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文季》第1卷第4期（1983年11月），收入戴國輝編：《臺灣史研究》（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5年）。

## 二、沼川定雄的生平

將一生奉獻給日本人和臺灣人教育的沼川定雄，出生於九州熊本縣上益城郡秋津村大字沼山津一六五一番地。根據其幼子沼川尚（1945年生）<sup>5</sup>提供的戶籍資料與筆者的調查，略知他的經歷如下：

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十七日生。

明治四十三年（1910）三月，畢業於熊本縣立秋津尋常小學校。

大正五年（1916）三月，畢業於私立九州學院。

大正七年（1918）三月，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甲科。

大正七年（1918）三月，取得甲種臺灣公學校教師資格證書。

大正七年（1918）三月，任大目降公學校教師。

大正十一年（1922）三月，任林鳳營公學校校長。

大正十五年（1926）三月，畢業於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理科第一部。

大正十五年（1926）三月，取得修身、教育、數學的教師資格證書。

大正十五年（1926）四月，任臺灣臺中第一中學校教師。

昭和五年（1930）四月，任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教師。

昭和八年（1935）十月，任熊本縣立鹿本中學校教師。

昭和十年（1937）四月起於鎮西中學校熊本遞信講習所、九州學院等處兼課。

昭和二十年（1945）三月失明。

平成六（1994）四月七日過世。

根據戶籍資料，沼川定雄是沼川十三郎的七男，出生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十七日。不過，沼川尚說，定雄的真正生日是明治三十年（1897）七月七日。這是因為從前嬰兒不一定能夠平安成長，所以嬰兒大多在出生半年後才申報戶籍。沼川的父親十三郎是農夫，定雄有七個兄弟，生活極其困苦，由於兄弟中定雄的學業成績最為優秀，因此十三郎縮衣節食讓定雄小學畢業後，繼續升學就讀有貴族學校之稱的私立九州學院。

九州學院是美國福音派路得教會的傳教士 Charles L. Brown (1874-1921)，明治

<sup>5</sup> 筆者根據電話簿向居住於九州的所有姓沼川者寄出詢問信函。定雄的孫子沼川健看見信函後，轉告其父沼川尚，筆者因而能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在沼川定雄的故居與其幼子沼川尚會面。

四十三年 (1910) 設立於熊本縣飽託郡大江村的男子中學。明治四十四年 (1911) 四月舉行第一次入學考試，有一二二名學生入學，定雄也是其中之一。《九州學院七十年史》<sup>6</sup>記載創校的招生情形：「職員們自備便當，在當時惡劣的交通狀況下，不僅奔波於縣內，甚至遠行到福岡募集學生。」(筆者譯)九州學院是以基督教精神創校的私立中學，也有外國人教師。當時在九州學院接受紳士教育的學生大多是富家子弟<sup>7</sup>，貧農子弟沼川定雄如何能就讀這樣的教會學校？真正原因不太清楚。然而創立當初的學校經營主要依賴教會和信徒捐獻，貧困學生只需繳納少額學費<sup>8</sup>，或許成績優異的沼川曾得到某種優惠吧。九州學院自創校以來即要求學生每日參加禮拜並研讀《聖經》，不難想像沼川在學生時代多少也受到基督教精神的感化。不過，沼川尚說，定雄終究未受洗成為基督教徒。沼川家族世代都是信仰淨土真宗，晚年的沼川定雄每天必定在佛壇前虔誠誦念《阿彌陀經》。

在嚴格的校規下，第一屆入學的一二二位學生大多受到留級或退學處分，能夠順利畢業的學生只有四十九名，沼川定雄也是其中之一。畢業後的沼川有何經歷呢？昭和六 (1931) 年，任教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時，沼川定雄回憶：

我是母校第一屆畢業生。大正五年三月，告別了「KG」金色鈕釦上刻印著象徵母校榮譽的「九學」徽章。翌年四月，前往臺灣就讀當時稱為「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範二部」。大正七年四月，到臺南赴任，從事四年的異民族教育（下定決心的說法雖有些誇張）。但是十五年三月，從廣島高師畢業的同時，我決定再次渡海到臺灣，在臺中第一中學同樣教授四年的數學。而於去年五月，有緣來到龜岡本地。<sup>9</sup> (筆者譯)

根據這篇回憶文可知沼川在九州學院畢業後一年，渡海到臺灣，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大正七年 (1918)，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在臺灣教書四年，之後，到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進修。大正十五年 (1926) 三月，廣島高師畢業後，再度來臺教授數學四年，直至昭和五年 (1930) 返回日本，前後在臺灣教書八年。

而根據戶籍資料，知道沼川定雄任教臺中時的昭和二年 (1927) 一月七日，和九州阿蘇出身的後藤?? (Goto Yae) 結婚，生有三男一女。昭和五年 (1930) 返日

<sup>6</sup> 九州學院編：《九州學院七十年史》(熊本：九州學院，1981年)，頁7。

<sup>7</sup> 九州學院編：《九州學院創立二十年紀念誌》(熊本：九州學院，1931年)，頁93。

<sup>8</sup> 《九州學院七十年史》，頁407-410。

<sup>9</sup> 《九州學院創立二十年紀念誌》，頁100-102。

後，執教於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教授幾何與代數。平成十一年（1999）五月，筆者訪問龜岡高等學校，經該校中尾俊明校長協助，得以閱覽戰前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名冊，並發函給沼川任教時期的三百多位畢業生。不久收到一百多位畢業生的回函，其中還附寄沼川定雄親筆賀年卡與師生們的合照。雖然已經過六十多載的歲月，這些邁入老年的畢業生依然非常懷念沼川定雄老師，沼川老師的風貌至今仍清楚印刻在學生們的記憶中。

經由學生們的回憶，可以知道龜岡時期沼川老師的風采。當時女學生們眼中的沼川老師，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壯年紳士，他膚色略深、臉長、嘴小，黑框眼鏡下有著溫柔的眼神。沼川老師雖然個性溫和，但高大壯碩的外表似乎讓部分學生有陽剛的男子漢印象<sup>10</sup>，是女學生們景仰欽慕的對象<sup>11</sup>。沼川老師親切細心的數學教導方式，以及他對學生誠懇而體貼的態度，贏得大家的尊敬和信賴。沼川不特別偏袒任何學生，也不因成績優劣而歧視學生。他非常耐心的仔細指導學生，直到學生能夠理解為止，這種教學態度緊緊抓住了學生的心，有不少學生因為沼川老師的教導而理解從前難以親近的數學，或從討厭數學而變成喜愛數學<sup>12</sup>。以下節譯第二十六屆（1931年3月）畢業生小掉千代乃信函：

我就讀龜岡高等女學校五年級時，正好是沼川老師到龜岡高女任教的昭和五年（1930年）。我有幸在畢業前一年承蒙沼川老師擔任班導師，並得到老師許多照顧。老師高大英俊且溫和，總是微笑的指導學生。當然那時日本男女間禮儀甚嚴，若果沒有特別的原由，即使對方是值得信賴的老師，女學生仍不能與年輕男老師單獨談話的。但是因為沼川老師是一位深得學生信賴，個性極真摯溫和的老師，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敬愛他、親近他。雖然我現在已經是個八十五歲的老太婆，但是有關沼川老師的回憶，至今依然是我們同學會（每年舉辦一次）上的重要話題。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的老師。當時承蒙老師教導的是幾何與代數。他的教學方法非常親切易懂，經過老師的指點後，甚至連討厭數學的同學也都愛上數學。

沼川老師在課堂上不只教授數學，講課內容也包含人生哲理。在沼川擔任導師的班級，學生們時常得到許多的人生啟示<sup>13</sup>。以下節譯第三十一屆（1936年3月）畢

<sup>10</sup> 據第二十七屆畢業生瀨尾光代，第三十一屆畢業生大坪一榮等人信函。

<sup>11</sup> 據第二十七屆畢業生大西?? (Fumi)，第二十九屆畢業生前田琴等人信函。

<sup>12</sup> 據第二十七屆畢業生八木敏子、中川千惠子，第二十九屆畢業生桑田延，第三十一屆畢業生淺田房枝、齋田一枝等人信函。

<sup>13</sup> 據第二十九屆畢業生小泉靖子等人信函。

業生水口賀代的信函：

由於沼川老師是本班級任導師，因此班會時我們常聆聽老師的訓話。老師曾談過各種人生寓言，但是我全忘記了。至今我唯一記得的是：「火車因為跑在鐵軌上，才能安全抵達目的地。身為人類的我們也必須不偏離人的道路，才能達到人生之目的。」那時我剛入學不久，對於和小學時期全然不同的教學方式感到佩服，而下定決心要堅守老師所說的人生道理。

沼川定雄課後也擔任排球社的指導老師<sup>14</sup>。對教育極為熱心的沼川並非一味的嚴肅認真。沼川 (Numakawa) 老師因為臉頰較長的關係，而被學生暱稱為馬川 (Umakawa) 老師，不過這是沼川本人在學生面前自曝的綽號<sup>15</sup>。從以下所節譯第三十一屆畢業生山本敏子回函，可以看到沼川老師不但教授數學，也有指導閱讀課外書籍等輕鬆逗趣的一面：

沼川老師是位非常認真又溫和的好老師。他曾教導我們閱讀課外讀物。可惜我完全不知道他現在何處？是否健朗？他是位高大英挺的男士，因此我對他的印象比其他老師們都還要深刻。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在畢業典禮後的餘興節目上，表演過有趣的繞口令，同學們都加以模仿，至今我還記得繞口令的內容。

沼川有時也向學生們談到臺灣的事情。以下節譯幾位畢業生的信函。第二十七屆 (1932年3月) 畢業生岡田良子說：

沼川老師真的是一位人格高尚的老師。他常在課堂的最後五、六分鐘，介紹臺灣的種種情況。他實在是一位好老師。

第二十九屆 (1934年3月) 畢業生清水志? (Shimizu Shina) 說：

沼川老師真是一位偉大的老師。他在龜岡高女任教時，經常用我們聽不懂的臺灣話逗我們開心呢。

第二十六屆畢業生荒木?? (Araki Fuku) 說：

一九三一年的二月左右老師帶我們去京都御所、地方法院、島津製作所等地參觀。初春，老師和同學們常在保津河畔散步。老師常常說：「『臺中』，遠比我們龜岡這個地方更有文化，更為都市化。」

---

<sup>14</sup> 據第二十七屆畢業生松井光枝，第二十八屆 (1933年3月) 畢業生山名文江，第二十九屆畢業生古川淑子、中村善子，第三十屆 (1935年3月) 畢業生村山一女，第三十一屆畢業生井上三代等人信函。

<sup>15</sup> 據第二十七屆畢業生鹽貝美代子、石原一枝等人信函。

如此被學生們敬重的沼川定雄，突然在昭和八年（1933）離開龜岡，轉調九州。由於這次的轉調不是四月新學年度的開始，而是在同年的八月，因此為學生們帶來不小的衝擊。知道沼川定雄老師突然決定離校之後，學生們都感到悲傷，第三十一屆畢業生石原一枝（Ishihara Kazue）信函敘述與沼川老師離別時的情形：

我十分懷念女校三年級時的導師，而想起在老師的送別會上，全校學生放聲大哭的情形。工友本來以為大家是在唱歌歡送老師，但是覺得聲調不對勁，於是爬上二樓教室一看，才發現竟然是學生們的哭聲，讓他嚇一大跳。沼川老師是一位如此受大家敬愛的老師。當天全班同學都哭喪著臉與老師合照。遺憾的是，我一時找不著當年那張相片。<sup>16</sup>

昭和十年（1935）十二月，沼川在《龜岡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報》所刊載「舊職員來鴻——沼川定雄」中，說明其離校緣由如下：

自從乍看實在「難以理解」的離職以來，至今已近一年半了。這段期間不論寒暑或年初，經常接到各位珍貴來函，謹此為沒能一一回函致謝之事，由衷向各位道歉。我之所以刻意用「難以理解」詞語形容辭職，是因為在此我將不顧羞恥地向各位坦承一切，並為今後可能發生的無禮行為預先向各位致歉，以卸除我心中的重擔。

昭和六年十月上旬辭去貴校教職後，我本打算悠閒的歸隱鄉里，卻因某前輩的厚愛於本縣某中學重執教鞭，而陷入前後矛盾的立場，心中因此不斷有自責之念。難以忘記的是，去春三月一日畢業典禮後的夜晚，拙荊生產的同時精神異常，之後，一年來每逢季節變換就發作，而我缺課的日數也漸多。其間我曾幾度請辭教職，因前輩的厚愛與指教而留任至今。然而拙荊的情況已無法控制，因此我決定在三月底辭職。而這也是我辭去貴校教職的真正原因。當我居住京都時已有如此預感，卻沒能詳細說明，就向校長先生提出辭呈，想必令校長先生有所不解，而各位也覺得奇怪。

石川啄木的短歌：「石???追???如?（如被持石者追趕般）」雖然我的情況不是如此，但是這種彷彿乘夜逃跑的謎般離去，實在愧對各位的恩情，而令我終身引以為憾。離開前因種種失誤，以致無法親自向各位道別。我倚靠著車窗一邊思索著過去和將來，一邊憂鬱的望著車廂角落孩子天真無邪的睡臉，我心中的憂愁連原本應該亮麗閃爍的京都、大阪、

<sup>16</sup> 其他多位畢業生的回函也提到對於沼川定雄老師的敬愛，在此無法一一引介。

神戸的街燈，也因而抹滅昏暗。當時我心情之沈重是永難忘記的。<sup>17</sup> 沼川解釋一九三五年自熊本縣鹿本中學離職，以及一九三三年離開龜岡高等女學校的原因是，妻子罹患精神疾病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令沼川不得不離開龜岡。沼川定雄的兒子沼川尚說，定雄在龜岡教書時曾有女學生悄悄寄送情書，大概這樣的事情也令沼川更難以在龜岡久留。沼川尚說，定雄在龜岡教書一年半後，曾一度將妻子寄託故鄉熊本縣的親戚照顧，單身在龜岡教書。但是妻子健康情況依然沒有好轉，因而辭職回到熊本，任教於縣立鹿本中學。然而妻子的病情令他難以正常到校上課，最後不得不辭去教職，輾轉於各校擔任臨時教師。《龜岡高等女學校職員名簿》如下記載沼川定雄的履歷：

姓名：沼川定雄

府縣族籍：上益城郡秋津村大字沼山津一六五一，平民

生年月日：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舊族籍：左京區花岡坤南町三番地

年號年	月日	學業任官敘等 敘位敘勳等 〔學歷、任官、 敘等、敘位、 敘勳〕	補職、俸給、 手當、賞罰等 〔轉調、月俸、 津貼、獎懲〕	當該官銜 〔相關機關名 稱〕
大正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國語學校畢業		臺灣國語學校
同		准予甲種臺灣 公學校教諭 〔教師〕資格		臺灣總督府
同	三月三十一日	任臺灣公學校 教諭	月俸二十三？	同
同	同		大目降公學校 勤務	同
大正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月俸二十五？	同
同	九月三十日		同二十七？	同
大正九年	九月三十日		八級俸	臺南州

<sup>17</sup> 舊職員???便?——沼川定雄，〈龜岡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報〉（1935年12月25日）。



大正十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月俸五十八？	臺灣總督府
同	九月三十日		月俸六十一？	臺南州
大正十年	十一月十二日		任林鳳營公學校校長	同
大正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月俸六十三？	同
大正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林鳳營公學校校長之職	臺南州
同	三月三十一日	依大正十年勅令第四三七號，准予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在學期間休假		同
大正十五年	三月七日	高等師範學校理科畢業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
同	三月七日	依據教員證書令第三條准予修身、教育、數學證書		文部省
同	四月五日	任臺灣公立中學校教諭	四級俸	臺中州
同	同		補臺灣臺中第一中學校教諭	同
昭和二年	七月十日	任舍監		同
昭和三年	九月十一日	免舍監		同
昭和五年	五月九日	命轉調京都府		同
同	五月九日		三級俸	同
同	五月二十日	任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教諭	三級俸	京都府

昭和六年	六月一日	依五月二十七日 敕令第一一五號 俸給令中改正， 六月一日起，月 減八？，月給一 二二？。		內閣
昭和七年	二月二十日	任公立高等女 學校教諭		內閣
同	同	高等官八等		同
同	同		補京都府立龜 岡高等女學校 教諭	文部省
同	同		八級俸（一七四）	京都府
同	四月十五日	敘正八位		宮內大臣
昭和八年	五月三十一日		七級俸 年俸一五五 ？	京都府
同	九月二十九日	敘從七位		宮內大臣
同	九月三十日	依願免本職		內閣
昭和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下賜六級俸	京都府
同	九月二十九日	高等官七等		內閣

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沼川的妻子去世。同年十一月，沼川與護士高木？（Takaki Shiki）相親結婚，二年後，沼川尚出生。不幸，這一年，沼川定雄突然失明。沼川尚說，昭和二十年（1945）三月，戰爭期間沼川定雄率領九州學院的學生們前往名古屋參加勞動，回程突然有暈眩及視力模糊的現象，雖然勉強的辛苦回到故鄉熊本，此後就失明了。昭和六十年（1985），日本內務省發給沼川定雄一級殘障手冊。沼川定雄失明的原因難以查明，但是沼川的長女岩崎絹子（七十二歲）寫給筆者的信函說，有豐富天文知識的沼川喜愛觀察星象，經常用自製望遠鏡觀測天體。雖然這應該不是導致失明的直接原因，不過也可能對他的視力有負面影響。沼川失明後依靠臺灣總督府的退休金，以及妻子從事助產婦工作的收入

維持生計。沼川尚說定雄自己能處理大部分的日常所需，自失明到過世的五十年間，幾乎沒有踏出一七坪的屋邸一步。平成六年（1994）四月七日，沼川定雄以九十六歲高齡辭世，死因是年老衰竭。沼川尚說定雄生前常感嘆，這一輩子最美好的歲月是人生前半段。

### 三、在臺灣的沼川定雄

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實行差別教育，規定日本人子弟就讀「小學校」，臺灣人子弟就讀「公學校」。當時若想成為公學校教師，則不論日本人或臺灣人都需要接受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訓練。但日本人教師的年平均薪資，大約是臺灣人教師的一·五倍到三·五倍之多<sup>18</sup>。大正六年（1917），沼川定雄在臺灣國語學校一年期間，研習臺灣話、修身、教育、理科等學科，大正七年（1918）畢業。《臺灣教育》第一九號<sup>19</sup>「國語學校通信」欄，刊載三月二十五日的畢業生名冊。其中「小學師範部」日本人畢業生十六名，「公學師範部甲科」日本人畢業生六十四名，「公學師範部乙科」臺灣人畢業生一二五名，「國語部」畢業生二十八名，「在學全勤者」十四名。順帶一提，這十四名在學全勤者都是臺灣人學生。「公學校師範部甲科」欄中記載：

府縣	出身學校	氏名	生年月日
熊本	九州學院	沼川定雄	三十一，一，十七

沼川定雄在畢業的同時，取得甲種臺灣公學校的教師證書。《臺南廳報》第三七三號<sup>20</sup>記載：「大正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任臺灣公學校教諭（月俸二十三？）沼川定雄，命於大目降公學校勤務」。沼川定雄就這樣前往初次任職的臺南大目降，大目降公學校就是現在臺南縣新化國小<sup>21</sup>。一九九九年暑假，筆者拜訪新化國小，承蒙陳振坤校長、林世英教務長和黃春雄教師幫忙，得以閱覽日治時期的教職員名簿。其中有關沼川定雄的履歷中譯如下：

<sup>18</sup>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頁12-98。

<sup>19</sup> 見《臺灣教育》第190號（1918年4月），頁57-60。

<sup>20</sup> 見《臺南廳報》第373號（1918年5月10日），頁68。

<sup>21</sup> 「大目降」是臺灣原住民平埔族語（Tavocan）的音譯，意思是「山林之地」，鄭氏時期漢人已來此開墾居住。大目降公學校成立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月一日，大正九年（1920），因臺南州新化郡的設立，而改稱「新化」。目前新化國小約有二一 名學生。

姓名：沼川定雄

府縣族籍：熊本縣平民

舊藩：肥後

生年月日：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出生地同本籍地

原籍地：熊本縣上益城郡秋津村大字沼山津一六五一番地

現住地：大目降公學校宿舍

年號月日	任免賞罰事故〔任免、獎勵、事由〕	官銜〔機關名稱〕
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茲證明該生確實履修本校師範部甲科之課程而畢業	國語學校校長
同	准予甲種臺灣公學校教諭資格證書	臺灣總督
大正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任臺灣公學校教諭	臺灣總督府
同	月俸二十三？	同
大正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命勤務於大目降公學校	臺灣總督府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賞事務特別獎勵金三十七？	同
大正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月俸二十五？	同
同年九月三十日	月俸二十七？	同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事務特別獎勵金七十？	同
大正九年九月三十日	八級俸	臺南州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事務特別獎勵金一 ？	同
大正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月俸五十八？	臺灣總督府
同年六月二十九日	命任地方學事講習會之講師	臺南州
同年九月五日	因大正十年度地方學事講習會勤勞不懈，給予六十五？。	同
大正十年九月三十日	月俸六十一？	同

大正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任林鳳營公學校校長	同
------------	-----------	---

根據此記錄，當時沼川定雄在學校不只教書，也負責事務性工作，並擔任當地教育研習會講師。在大目降公學校教書三年後，大正十年（1921）十一月二十二日，沼川被提拔擔任新設立的臺南林鳳營公學校<sup>22</sup>的校長，這可能是因為他真摯的個性與實務能力獲得賞識的緣故吧。

升任校長不久，沼川定雄就考取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十二月獲得第二十一屆生的入學許可通知<sup>23</sup>。根據沼川尚所說，定雄向上司報告考試合格之事後，上司誠摯的為他感到高興，不但同意他前往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進修，還親自為他辦理休假手續並幫忙籌措生活費用和旅費<sup>24</sup>。一九九九年夏天，筆者訪問林鳳營國民小學，在楊若芸、沈文再兩位教師的協助下閱覽該校資料，而確認沼川定雄是該校歷任校長中任期最短的一位。

大正十一年（1922）四月，沼川定雄就讀四年制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理科第一部」<sup>25</sup>，主修數學與物理，並獲得修身、教育、數學的教師資格證書<sup>26</sup>。大正十五年（1926）三月，沼川定雄畢業後立刻返回臺灣復職，擔任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sup>27</sup>（五年制）的數學教師。當時能夠就讀中學的臺灣人子弟極少，臺灣各中學的

<sup>22</sup> 據《臺南新報》（1921年4月25日）記載，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六甲公學校林鳳營分校」昇格改制為「林鳳營公學校」。

<sup>23</sup>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就是現在的廣島大學。第二十一屆（1926年）畢業生加藤紗一說：「廣島高師第二十一屆生，是大正十年（1921）秋，於各道府縣廳接受選拔考試，十二月獲得入學許可，而於翌年四月入學。」文科第一部第二十一屆生之記，《廣島大學二十五年史》（廣島：廣島大學，1977年），頁118。沼川大概也在同一時期參加了入學考試。

<sup>24</sup> 《龜岡高等女學校職員名簿》的記載證實了沼川尚的說法：「大正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免除（沼川定雄）林鳳營公學校校長之職」，「依大正十年勅令第四三七號，准其於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在學期間得以休假」。

<sup>25</sup> 根據《廣島大學二十五年史》記載，「理科第一部」的履修科目如下：「理科第一部（以數學、物理學為主要科目）——修身、教育學、數學、物理學、邏輯學、生物學、心理學、天文氣象、化學、國語、英語、圖畫及手工藝、體操。」（頁24）

<sup>26</sup> 《龜岡高等女學校職員名簿》記載文部省（即教育部）公文內容：「依教員免許（證照）令，准予修身、教育、數學免許（證書）」。

<sup>27</sup> 《臺中一中八十年史》（1995年）記載，臺灣自明治三十一年（1898）開始實施中等教育，主要教育對象是日本人的子弟。由於臺灣士紳林獻堂等人請願，而於大正四年（1915）二月三日設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是最早為臺灣人設立的學校。該校地與興建校舍所需經費雖由臺灣人民捐款而來，總督府卻占為公有，並掌控校長教師等人事權。該校於大正十一年（1922）四月一日改名「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當時臺灣取名「第一」的

學生過半數都是日本人子弟，只有臺中一中是臺灣人學生占多數的奇特學校。事實上，沼川定雄就任的第二年（1927）五月，臺中一中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罷課事件。根據《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記載，罷課事件單純起因於負責學生宿舍伙食的日本人廚師夫婦的不誠實行為。但是校長為包庇日本人，無視事實真相而犧牲學生的前途，甚至出動警察進入校園鎮壓，最後開除六十多位學生以解決紛爭<sup>28</sup>。這時臺中一中校長是下村虎六郎（1884-1955），是日本知名的社會教育家，也就是名著《次郎物語》、《論語物語》等書的作者下村湖人（Shimomura Kojin）。關於罷課事件，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臺中一中第九期生（1922年4月入學）前副總統謝東閔在寫給筆者的信函中說：「關於『炊事事件』，我略知一二。當時由於臺省同胞遭受歧視，因而引發抗議事件，先生如須進一步了解，可於回臺灣時，再約時間談談。至於沼川先生事蹟，則無印象。」第十四期生（1927年4月入學）文學家巫永福的信函則說：「臺中一中罷課事件，據張深切先生說，是他們廣東臺灣獨立運動分子煽動起事的。當時下村校長非常嚴厲，致被退學的學生相當多。是臺灣教育史上的大事件。楊達不曾談起沼川先生的事，且我在臺中一中的時間只有兩年不長，故對沼川先生沒有什麼印象。」

筆者無法得知沼川定雄在這次的罷課事件中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不過，罷課事件後，同年七月，沼川定雄成為學生宿舍的舍監<sup>29</sup>。如同後述沼川定雄會說相當程度的臺灣話，也致力於和臺灣人交流，或許可以推測校方借重沼川的溫和個性與行政能力，而命其擔任舍監，以增加對臺灣學生的理解吧。沼川尚說，失明後的沼川定雄整天聽收音機，藉以瞭解外界情況。一日恰巧收聽到長篇小說《次郎物語》的廣播節目而透露，該書作者下村湖人曾經是他的上司，下村是一個脾氣倔強，完全不聽別人意見的頑固人物。

《臺灣教育》第三 四號記載：「（昭和二年十一月五日）命中學教諭沼川定

---

學校全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該校是唯一有第一名稱的臺灣人就讀的學校。據說這得歸功於該校第二任校長小豆澤英男努力爭取的結果。一九九九年夏、二〇〇一年春，筆者兩次訪問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時，代理校長張永銘和蔡丙坤校長表示，該校沒有保存日治時期的相關資料。

<sup>28</sup> 根據《臺灣民報》、《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記載，以及臺中一中畢業生的回憶，下村虎六郎校長是學生們憎惡的對象，這和下村的女兒明石晴代《『次郎物語』？父下村湖人》（《『次郎物語』與家父下村湖人》）（東京：勁草出版，1987年）所傳述內容大不相同。

<sup>29</sup> 《龜岡高等女學校職員名簿》記載，昭和二年（1927）七月十日，沼川定雄奉命擔任學生宿舍的舍監，昭和三年（1928）九月十一日，卸任。

雄，往支那廈門汕頭、廣東及英領香港出差」<sup>30</sup>，可知沼川定雄在臺中一中時，曾經出差到過中國大陸和香港。沼川出差目的可能是率領學生畢業旅行，也可能負責當時在臺灣舉行的日本全國校長會議的參觀旅遊工作，詳細情形已無法得知。

臺中一中第十四屆畢業生（1927年入學）陳亭卿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信函說：

對沼川定雄教諭的印象，殆致模糊的記憶。已經六十八年前的事，我記得他的體格很好，高格馬大的體軀，很有親睦感的性格，不像下村虎六郎校長那樣的優越感。

在這之前，根據沼川尚所說，沼川於臺南任教時，當地某臺灣富豪千金常親自烹煮飲食送給沼川定雄，沼川對她也頗有好感。然而這時沼川收到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必須暫時回日本。四年後沼川再度來臺時，這位千金已經出嫁。於是沼川和遠房親戚所介紹，同是九州出生的後藤結婚。如同前述，後藤患有精神疾病，因此沼川定雄在昭和五年（1930）五月二十日，結束臺中四年的教書生活，回到日本內地的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任教<sup>31</sup>。

根據沼川尚的敘述，沼川定雄的臺灣話比其他日本教師流利，因此時常擔任臺灣人與日本人發生紛爭時的調停者。沼川尚說，酷愛吸煙的沼川定雄是典型的癮君子，而這是他在臺灣養成的習慣。沼川任教九州學院時的學生津末秀夫<sup>32</sup>也說，沼川定雄說過，臺灣人好客熱情，當臺灣人向他敬煙時，他為了不傷害對方感情，總是無法拒絕的多吸一支煙，因此而養成煙不離手的習慣。沼川尚又說，定雄在臺期間曾感染過瘧疾，而夜晚外出時，總帶著手杖盡量沿著鐵軌走路，以防範被百步蛇攻擊。總之，沼川定雄在臺期間，似乎不只與學生們親密相處，和臺灣人也和諧交流，並獲得大家的信賴。

#### 四、沼川定雄的文藝與臺灣觀

年輕時候的沼川定雄是所謂的文學青年。沼川尚說，定雄就讀廣島高等師範

<sup>30</sup> 見《臺灣教育》第304號（1927年12月1日），頁124。

<sup>31</sup> 《臺中州報》第四九三號（1930年3月9日）記載：「昭和五年三月六日，命臺灣公立中學校教諭沼川定雄，前往東京、京都、大阪、樞木、神奈川、三重各府縣下出差。」（頁93）。《臺中州報》第五五一號（1930年6月9日）記載：「昭和五年五月九日，命給三級俸之臺灣公立中學校教諭 沼川定雄，前往京都府出差。」（頁306）。《京都府公報》第三五四號（1930年6月13日）記載：「昭和五年五月二十日，臺中第一中學校教諭沼川定雄，任京都府立龜岡高等女學校教諭，給三級俸。」（頁518）

<sup>32</sup> 筆者經沼川尚介紹，一九九九年六月，電話訪問津末秀夫。

學校時，曾因專攻的數學成績無法突破而深深苦惱過。沼川真正的興趣是日本文學，學校的教授也曾建議沼川定雄轉系研究日本文學。但是沼川定雄認為自己是公費到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進修，不宜中途變更專攻科目而作罷。

沼川定雄在臺灣執教時期曾有些創作。在大目降公學校任教時，似乎因為生活安定的關係而撰寫過雜文和短歌，投稿於《臺灣教育》、《臺灣時報》等雜誌。

以下是筆者調查而得的沼川定雄作品篇名：

- (一) 沼川生 同化問題側面觀 ( 雜文, 大正九年八月二十日作 )  
(《臺灣教育》221 號 [ 1920 年 10 月 ], 頁 36-37)
- (二) 沼川生 南國? 秋 ( 南國之秋 短歌十首, 大正九年九月十三日作 )  
(《臺灣教育》221 號 [ 1920 年 10 月 ], 頁 40)
- (三) 沼川生 ???? ( 孤兒 短歌十二首, 大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作 )  
(《臺灣教育》224 號 [ 1921 年 1 月 ], 頁 30)
- (四) 沼川生 心? 聲 ( 心聲 雜文, 大正十年一月十四日夜作 )  
(《臺灣教育》225 號 [ 1921 年 2 月 ], 頁 39)
- (五) 沼川定雄 父? 逝?? ( 父逝 短歌八首, 大正九年一月作 )  
(《臺灣教育》227 號 [ 1921 年 4 月 ], 頁 44)
- (六) 沼川定雄 生??? ( 生之跡 短歌十六首, 大正十年三月十三日作 )  
(《臺灣教育》227 號 [ 1921 年 4 月 ], 頁 44-45)
- (七) 沼川藻花 教? 子 ( 小學生 短歌四首 )  
(《臺灣教育》229 號 [ 1921 年 6 月 ], 頁 50)
- (八) 沼川藻花 魂? 獨唱 ( 魂之獨唱 短歌八首 )  
(《臺灣教育》229 號 [ 1921 年 6 月 ], 頁 50)
- (九) 藻花生 小山羊 ( 童謠一首, 大正十年八月十四日作 )  
(《臺灣教育》232 號 [ 1921 年 9 月 ], 頁 50)
- (十) 臺南藻花生 海? 遠鳴? ( 海的遙喚 短歌六首 )  
(《臺灣教育》232 號 [ 1921 年 9 月 ], 頁 51)
- (十一) ???? 生 思? 出 ( 沼川生 回憶 短歌八首 )  
(《臺灣教育》236 號 [ 1922 年 1 月 ], 頁 47)
- (十二) 藻花 俳句 ( 一句, 於圓山明治橋畔蜆茶屋 )

(《臺灣時報》1928 年 2 月號, 頁 117, 文苑「孕江選???? 新年句會句抄」)  
前引《龜岡高等女校同窗會報》的信函中, 沼川定雄曾引用著名文學家石川啄木



(Ishikawa Takumoku, 1886-1912) 的短歌名句：「石???追???如?」(《一握?砂》，1910年)。事實上，沼川定雄創作的短歌也多使用石川啄木的三行詩型態，例如，教?子（小學生）魂?獨唱（魂之獨唱）小山羊、海?遠鳴（海的遙喚）等作品都可看到沼川受到石川啄木強烈的影響。其中論述文 心?聲（心聲），是沼川定雄觀察公學校臺灣學生的心得。他一方面尖刻地指出公學校兒童的自私言行，另一方面也指出不可以利用學生這種自私心，而主張應確立學生們主體性的自我。可知沼川定雄並非毫無責任的肯定臺灣學生，對他們生活上的問題點也有深入的認知（以下所引用沼川作品皆筆者翻譯）：

不論是運動會、農業的實習、工作、或是稍微看他們的遊戲過程，也都能從公學校兒童的言行中，明顯發現許多利己心的反映。這是實際參與教育者都親眼看見並體驗的事實。我或許說得過火了些，但是我認為沒有利益打算的話，他們是不會行動的。利己心的目的當然就是物質，就是金錢。我非常遺憾的發現，不論從哪個角度來探視他們的內心，都會感到沒有一處不受金錢影子所侵蝕的。與其說他們的心靈被頑強的拜金思想所佔據，不如說他們就是拜金性格。由於將紙鈔過於緊貼在眼前，所以完全不能明白其它還有值得觀賞的美好事物。

這是實際教學時，所經常經驗到焦慮、無奈又厭惡的事情。我們實際從事教育者，在兒童教育上應當小心謹慎。因為只要稍不留神，我們就容易利用他們的利己心。只要利用此點，形式上的效果轉瞬間就能清楚顯現。也就是說，以利益來誘導「如此做的話，就有這般利益」，就能徹底執行吾人指示，且更進一步地令其實行。但是，吾人皆知這絕非創造一真正人類的手段，因此絕不可採用這種權宜手段。為什麼呢？因為這種教育的結果，使他們不管任何時間與場合，都不忘記為利己而打算——這不是真正有價值的高雅行為。換言之，如此教育只能培養受物慾驅使的奴隸而已。

一旦成為物慾的奴隸，則變成和愚癡者、和如羔羊般順從的跪拜在權威或前因襲之下者一樣，成為一個完全忘記自己身為人類之完美存在的可憐、冷漠、殺風景的粗俗人類。若果世界上都是這樣的人，就絕不可能有文化社會的提升和發展。因此我認為我們不能單純討論一個微小訓練。我們必須從培養教育出真正有自覺、能自我發現、有創造性、深體人情味、活得有意義的人類，以救濟那些可憐兒童。因此必須在此提倡所謂新真的教育。最後我在此提出，從公學校教育的理想目的來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

題焦點就是，利己心的打破，謹此期待諸賢指正。

然而從「教子」的四首短歌，可清楚得知在沼川定雄對臺灣學生批判的深處，也存有對他們深刻的疼惜。

飽????腰掛?上?橫???? 教?子???? ???? ???

(意譯：天真可愛的小學生，讀書煩了，躺在椅上休息。)

????中??尊?????? ???? ???? 小??教?子

(意譯：骯髒的小學生(臉上)也閃耀著尊嚴和可愛。)

教卓??下??????見? 芝居???? 教?子????

(意譯：兩個小學生在講桌底下，模仿昨夜看到的戲劇。)

????教?子?顏??? ??上???? 友?面????

(意譯：從許多小學生的臉上 回想起 昔日老友的面貌。)

這些作品是在大正十年(1921)發表，也就是楊遠自大目降公學校畢業的那一年，楊遠獲得沼川老師教導的時期。明白顯示沼川定雄對臺灣及臺灣人根本態度的作品，是大正九年(1920)發表的短文「同化問題側面觀」。沼川和當時在臺灣的許多日本人的立場一樣，贊成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sup>33</sup>。這篇文章的論旨也存在著同化主義的思想。但是沼川強調，同化者(日本人)與被同化者(臺灣人)之間必須存在著精神上的結合，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同化。他說：

我認為舉凡同化之事，皆需等待同化者與被同化者之間毫無隔閡的精神結合，始能真正實現。這是極為明白且理所當然的事實。我認為這一點是需要充分討論的實際問題。

在沼川定雄看來，日本人(即他所稱「母國人」)對臺灣人的態度絕不是可取的。

一視同仁！公平！平等！ 這些是母國人對待臺灣人的常套語。又，當吾人接觸他們時，必定以日本領有臺灣之前後的比較方式，來述說他們的幸福。如此確不失為一種方法。但是我要說：即使以我們的長處向風俗、習慣、歷史等全然不同的異民族(不僅是本島人)宣傳，對方是否能將此長處視為長處或優點，而歡迎的程度又有多少，實在是個疑問。

也就是說，日本人方面缺乏「臺灣人是擁有獨自風俗、習慣、歷史之民族」的認

<sup>33</sup> 關於臺灣同化問題，詳駒焜武：《殖民地帝國日本？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藤井省三：《臺灣文學？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年，中譯本《臺灣文學這一百年》(即將在臺出版)、陳培豐：《「同化」？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年)。

知，因此日本人極容易對臺灣人採取施捨恩惠或強逼的態度。但是以這樣的態度是不可能達成基於精神結合的真正同化。在此沼川回想起自己的中學時代，也就是就讀教會學校九州學院的回憶。當時九州學院的教育，有明白向學生宣揚基督教義的「直線型」教師，以及刻意將基督教義深藏在內而與學生接觸的「曲線型」教師。向來不曾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們傾向於和「曲線型」教師親近，而厭惡並疏離「直線型」教師。沼川定雄意識到這種現象，因此主張為了達到同化臺灣人的目的，必須採用「曲線型」的手段和方法。不過沼川定雄並非將與臺灣人的友好，僅僅當作是一種方便，他強調必須理解臺灣人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生活背景，必須要尊重臺灣人的情感，從自由、平等與互惠的立場促使臺灣人與日本人融合，絕不應該急遽的採用高壓式、獨善式的同化政策：

正因為我們是擁有三千年歷史的國民，才有如此的感慨。因此我認為我們不該用命令的態度對待他們，而必須讓他們自己感受。訓令式、專制的、自誇的態度是不可以的。我們必須瞭解他們並不懂得我們的驕傲與幸福。我要再次強調，即使以我們的長處正面對待他們，他們是否能將此視為長處而歡迎之，仍是個疑問。

最後沼川定雄強調，真正的同化需要全體日本人（母國人、內地人）的自覺：

總之除了等待母國人全體的自覺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單是積極的只對本島人實施同化事業，不如進一步（或退一步？）對一般內地人施行消極性的同化事業。我們需要的是真正自由、平等、超越民族偏見的內地人。如此自然而然的受到那些新附之民的敬仰愛慕，在親和中形成無隔閡的精神結合。這才是進一步促成新附民自覺，以邁向真正同化的第一步。

在此，他所說「一般內地人的消極性同化事業」的具體內容是指什麼，至今仍不清楚。但是沼川認為日本人不應該抱有錯誤的優越感，不可以將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模式強加於臺灣人之上，並主張日本與臺灣的同化，必須是建立在精神的結合才能真正達成。沼川的論點並非沒有矛盾，當時包括沼川在內，居住在臺灣的日本人所認為的同化，就是要將臺灣人予以日本化。但是如果依沼川定雄所說，必須認同並尊重臺灣人的歷史、文化和生活有其獨特的意義，則這等於必須認同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異性的存在，且必須將其保存。這麼一來，就不可能單純的將兩者同化了。畢竟平等互惠與同化兩者終究是無法並立的概念。只能說，在年輕教師沼川定雄的腦海中，還有許多事情是尚未整理妥當的，沼川定雄的同化論有必要從更寬廣的視野重新考證。無論如何，至少從他所寫的詩歌及後述楊達

的回想，或許可以證明沼川定雄在學校教育上，的確是真摯的以一個「真正自由、平等、超越民族偏見的」日本人，而努力尋求與臺灣人「精神的結合」。

## 五、楊達和沼川定雄

沼川定雄在楊達就讀的臺南大目降公學校擔任教職的時間是，大正七年(1918)四月到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而楊達在這所學校學習的時間大約是，大正四年(1915)到大正十年(1921)之間。楊達年幼時體弱多病，因此遲至九歲才入學，升上公學校五年級時，楊達十五歲，而班導師就是剛從國語學校畢業，年僅二十一歲的沼川定雄。根據前引一九八二年楊達在日本的訪談記錄<sup>34</sup>，楊達十二歲時，他父親的友人，一位沿街叫賣的商人莫名的被日本警察毆打致死，楊達因此受到相當大的打擊。但是和沼川定雄老師的相遇，則改變了楊達對日本人的看法：

戴國輝：聽說在公學校時期有位非常疼愛您的日本教師，是嗎？

楊達：是的。他是我升上五年級以後的級任老師，名叫沼川定雄。那時剛從學校畢業，大約二十一、二歲左右。當時他還沒有結婚。他真的是非常疼愛我，還常常叫我去他家呢。我也時常跑去玩。在沼川老師的家時，他不但會給我飯吃，還有很多的書，讓我自由閱讀。我也時常住在老師家。不只這樣，沼川老師還教我代數、幾何、英語和其他基礎學科。聽說沼川老師後來成為臺北一中的老師。

內村剛介：那麼您有一位非常特別的家教老師囉。那麼您有一位非常特別的家教老師囉。

楊達：一點也沒錯。託老師的福，我進中學之後都沒有什麼需要學習的了。因為每天通宵看書，所以上課時總是打瞌睡。自從我認識沼川老師後，我對日本人的想法改變了很多。日本特殊的一面，比如說警察等等。在這些方面雖然有些人是會欺壓臺灣人的，但是也有日本人是像這樣疼愛當時還年少的我。沼川老師是一位對臺灣人完全沒有抱持優越感的人。（筆者譯）

---

<sup>34</sup> 參見註4。

一九七六年，楊達接受作家宋澤萊（本名廖偉竣，1952-）訪問時說<sup>35</sup>：

我在公學校（相當於現在小學），有一位老師，獨身，我常去他的宿舍，看了很多的書，種類龐雜，但獨獨小說是我所興趣，一部五六百頁的書，往往在一夜之間就看完，是小說迷，當時看的是日本小說，但大都還是翻譯類，帝俄時代和法國大革命時代<sup>36</sup>的作品為我喜愛，日後我在深感社會陰暗想尋找出路時，他們的小說帶給我很大啟示，也就是說，人世間雖然充斥醜惡黑暗，但每個人必須設法改善自己，最好要求社會也能改善。

又，曾在楊達家居住一年，以楊達的談話為基礎，整理楊達傳記的林梵（本名林瑞明，1950-），如下描述楊達的公學校時代：

楊達在學校的表現一向非常出色，功課方面，日語能琅琅上口，很少鄉音，所以每次的演講比賽他都是班上代表，除了一年級升上二年級時是第三名之外，一直到畢業都是維持著全班第一名。這樣的成績，在家鄉中被視為才子，在學校？也甚得老師的喜愛。尤其五、六年級任老師沼川定雄是楊達生命史上第一個最值得紀念的日本人。沼川剛從學校畢業，懷抱著教育者的滿腔熱情來到偏僻的大目降公學校贏得了全班同學的敬愛。由於他年紀輕輕尚未成婚，所以常要楊達課餘到宿舍與他作伴。對於這個瘦小的學生，他打從內心喜歡，除了身教言教外，並開始教授楊達代數、英語等一些中學課程，他宿舍？頗有一些藏書，楊達亦喜愛翻翻看看，無形中視野更遼闊了。那兒還有很多小說，包括一些翻譯成日文的世界名著，楊達常常聚精會神的閱讀，浸入了一個廣闊的世界，一時無法看完就借回家，這一段因緣對於後來文學家的楊達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由於楊達晚上常挑燈看小說，隔天上課愛打瞌睡，對於這個瞌睡仙，小時候的同學有著深刻的記憶。一年級直到六年級都與楊達坐在同一張桌子，並且是當年騎馬戰的戰友的李朝泉，回憶當年他們讀書的情形，深有感觸的說：「楊貴讀前世書，不常看到他讀書，而老是我們班上的第一名，這不是前世書嗎？」同鄉高他們一班的楊金水亦有同感。其實楊達讀書時是

<sup>35</sup> 宋澤萊：不朽的老兵，《師鐸》（1976年第4期）。本文轉引自楊素編編：《楊達的人與作品》（高雄：民眾日報出版社，1979年），頁187。

<sup>36</sup> 楊達特別喜愛閱讀的經典文學是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楊達作品中曾多次言及雨果的作品，大概他初次閱讀《悲慘世界》也是從沼川定雄的藏書中發現的吧。該書最初的日譯版是一九二二年，由黑岩淚香翻譯。只是《悲慘世界》的時代背景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法國七月革命。

全心全意地投進去，所以他能以很少的時間獲得極大的學習效果。

當時公學校的學生全部是臺灣人，為了日本人的子弟就學，當地又設立了一間大目降小學校，學校全部僅有數十人。這是每一地方的通例，亦是差別待遇的最好例證之一。楊逵五年級時有一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上理科實驗，公學校找不到一塊磁鐵。任課老師沼川定雄於是要楊逵到隔鄰的小學校去借；小學校設備較好，地面鋪陳地板，一定要脫鞋才能進去。楊逵不懂這規矩，穿著草履（拖鞋）就走上去了，於是受到一番侮辱，心中有著很深的感觸。住在同一地方，臺灣人跟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不同，我們同伴都穿得那麼破破舊舊，很多人面黃肌瘦，天天打赤腳上學；學校只是幾間破房子，而日本學生個個紅光滿面，那麼驕傲。更甚的是六七百人就讀的一個學校，連一塊磁鐵都沒有，需要向只有幾十人上學的小學校借用，而他們又是那麼不友善。難道我們臺灣人真是這樣不如人嗎？想起平常日本巡查大人（警察）對待鄉鄰父老頤指氣使的凶巴巴樣子，心中不由得更氣憤起來。雖然還不曉得該如何拿掉它，但是同伴間自然而然有一種默契，公學校和小學校的學生，常常為著細故投石為戰，天真的小孩畢竟知道他們原是不同的「國度」的人。<sup>37</sup>

另外，一九八三年四、五月間，王世勛訪問楊逵的紀錄文《我的回憶》<sup>38</sup>中，楊逵敘述沼川定雄：

我真正對文學發生興趣，應當從小學六年級算起，那時我已十五歲（因我體弱在九歲才入學），前五年的教師均是臺人，六年級是一位姓淺昭的單身年輕男性教師（恕我忘了他的名字），聽說他後來在臺中一中任教，但遺憾的是一直未能與他見面，如今亦應已經作古了。由於我在小學時一直名列前茅，淺昭老師對我也特別疼惜，六年級時即邀我到他的家中，為我免費教授將來上中學時要讀的英語與代數，他這種精神，在現時的學校老師，也是不多見的。除了教我上中學時要讀的英語、代數以外還提供我很多文學讀物，我即神遊其中，以致廢寢忘食，到了後來進中學時，更因課程十

<sup>37</sup> 林梵：《楊逵畫像》（臺北：筆架山出版社，1978年），頁56-59。

<sup>38</sup> 《我的回憶》，《中國時報》第8版（人間副刊），1985年3月13-15日。本文後來改題《楊逵回憶錄》，收入《壓不扁的玫瑰》（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以及《楊逵的文學生涯——先驅先覺的臺灣良心》（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文中稱「沼川」為「淺昭」，可能是筆誤或晚年楊逵記憶有誤。因為楊逵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接受訪談時，仍清楚記得恩師沼川定雄的姓名。

分有把握，而把全副精神投在閱讀課外的讀物上，經常看這些書看到天亮，白天到學校則在課堂上呼呼大睡。

這是在文學的啟蒙時期的經過，直到現在，文學仍是我的生活的重心，也是對於文學有了深厚的興趣，才赴日專攻文學，因而目睹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的現象，而促成了我日後返臺參加社會運動的決心。

楊達在多次的回憶紀錄皆提到沼川老師，其中前引 我的回憶 則明確表示自己從少年時期到晚年的文學經歷，正是始自公學校時期與沼川定雄老師的交流。日治時期的臺灣人若想接觸世界文學，實際上大多只能依賴日文的翻譯書籍。也就是說，臺灣的文學愛好者需要透過日文，以窺見世界文學的浩瀚汪洋。對楊達而言，沼川定雄的書房就成為楊達前往世界文學的窗口。沼川定雄曾經推薦楊達到臺北參加辯論比賽。楊達說：

日人教育方式的活潑，遠非目前填鴨式的教育可比，還記得在公學校六年級時，曾代表臺南州到臺北參加演講比賽，抽中的講題是「河？的魚」，我因對魚一無所知而愣住了，出了洋相。但現在想來，以魚為題，對一個小學生來說，終究比現在的學生動不動就板起臉孔背一些八股式的大道理，致思路僵化、教條化，要好上幾十倍。（我的回憶）

沼川定雄賞識楊達的成績優秀，因此楊達公學校畢業時，勸他報考臺北的中學。

關於這件事情，楊達說：

公學校六年畢業後，我依照當時六年級老師淺昭先生的建議，到臺北去投考高等學校的初級部。淺昭老師何以對我有此建議，我又何以捨近求遠沒有投考南一中，目前已無法清楚記憶，大約是他認為去投考臺北高校對我來說比較妥當。（我的回憶）

但是楊達失敗了。對於這樣的結果，楊達說：

這次的考試失敗了。以我的成績來說，並不應失敗，但在考前卻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我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是不應失敗的。但注定失敗的命運，是日人的殖民政策所致。在小學時，分為公學校及小學校，一般臺民子弟，多就讀公學校，小學校則是日人的子弟學校，其中有少數富有的臺人子弟。小學校的設備以及師資，都比公學校優越，我所讀的公學校，隔壁就是小學校，小學校的學生有如貴族，曾與公學校學生發生過摩擦與紛爭。中學校的入學考試，題目是以小學校的教材為主，旨在錄取日人子弟，而排斥臺人子弟。公學校畢業的我，對著那些從未讀過的試題內容，

當然只有望洋興嘆了。（我的回憶）

也就是說，對於報考臺北中學校這件事而言，沼川定雄對楊逵的用心並未獲得滿意的結果。可以推測當時的沼川定雄對於臺灣的教育情況及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並沒有很深入的理解。不過，由於他當時還非常年輕且來臺任教不到一年，因此他對愛徒楊逵的心意，未得到好效果，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吧<sup>39</sup>。

結果，考試失敗的楊逵在兄長的介紹下，到製糖會社打工一年，翌年考取新設立、可以接受臺灣人子弟入學的臺南二中（現今的臺南一中）。但是入學後的楊逵如前述般埋首於課外讀物，學校教授的內容已經無法滿足他對知識的渴望，又因為童養媳的問題<sup>40</sup>，在學三年後就辦理退學，於大正十三年（1924），前往日本留學，而這時沼川定雄已就讀廣島高等師範學校。

如同前述，昭和二年（1927）五月，沼川定雄任教的臺中州立第一中學校發生大規模的罷課事件。這次的事件起因，單純由於學生對日本人廚師夫婦的不滿而爆發，但隨著下村虎六郎校長採取的高壓手段而使事件擴大，導致大陸系統的抗日運動家及左翼運動家，甚至臺灣本島的「農民組合」也開始介入。而楊逵自日本返臺後也加入「農民組合」運動。如果楊逵更早幾天回臺灣的話，或許他有可能因臺中一中的事件與恩師沼川定雄敵對。不過，事實上楊逵返臺的時間是昭和

<sup>39</sup> 或許因為有過升學考試的挫折經驗，楊逵對於臺灣的升學情形寄予相當的關心。楊逵曾發表「試驗地獄？緩和的方法」（《人民文庫》，1937年9月號）、「入學試驗——臺灣風景？——」（《土曜日》，1937年5月5日）等有關升學考試的文章。

<sup>40</sup> 關於童養媳問題，一九七六年，楊逵接受宋澤萊訪問的紀錄文「不朽的老兵」中，楊逵說：「因為我小時大約也不是很健壯，當時臺灣頗流行童養媳的迷信，把一位小女孩的衣服罩在我身上，求神治病。而後小女孩帶過來，便是媳婦了。那時她僅十二歲，竟也超乎法規入了籍，往後我甚感苦惱，產生反抗意識。我所以會到日本去，這點也是主因。我曾寫信給家人，如果這事得不到合理解決，絕無回到臺灣的理由，你知道，以後終告圓滿結束，她回去了。」（頁191）另外，林梵：《楊逵畫像》對於童養媳問題也有詳細敘述：「楊逵在大目降公學校就讀的這一階段，這一件事必須一提。由於小時候楊逵身體瘦弱，活像鴉片仙，臺灣民間的迷信有一說，將小女孩的衣服罩在身上，上廟焚香祈拜，小孩會較容易養；而臺灣當時童養媳的風俗非常流行，所以在十二歲那一年，楊逵父親的朋友之女梁盒這時也是十二歲，把衣服給了楊逵，雙方家長平日相處甚好，所以乾脆協議讓梁盒來到楊家為童養媳，將來好『送作堆』。小女孩很懂事，整天任勞任怨的做家事，然而楊逵對這種沒有感情基礎的強迫婚姻是無法忍受的，加上在外常遭受朋友取笑，內心非常不快，終年累月不曾和她講過一句話，甚至不曾好好看她一眼。」（頁59-60）



二年(1927)九月<sup>41</sup>，因此他終究沒有因臺中一中事件而與沼川定雄老師再度相見。一九八五年，我的回憶訪談中，楊逵猜測沼川定雄老師可能已經不在人間。實際上，沼川老師比楊逵(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享年八十歲)長壽，直到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才離開人間。

## 六、結語

本文根據楊逵的恩師沼川定雄的足跡，嘗試考察他的生平、在臺生活以及他與楊逵的關聯。遺憾的是沼川定雄與楊逵之間的交流，由於關係者亡故，無法對細部進行充分調查。

但是，筆者認為，這次的調查至少相當明確的捕捉到教育者沼川定雄的實際形象。也就是，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尖兵之一的教師——沼川定雄，並不以出身或能力評斷學生，在充分了解各個學生的性格及理解力後，不惜給予學生們溫馨懇切的指導，幾乎是極為理想的教育者。他對臺灣和臺灣人的態度，雖然是善意的，卻含有極大矛盾。但是，沼川定雄仍以誠意和愛心來對待以楊逵為首的臺灣兒童，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對楊逵而言，能夠在少年時期和沼川定雄這樣的教育者相遇絕對是幸運的。沼川定雄成為少年的楊逵立志於文學的關鍵契機，為楊逵的文學修養奠立根基，在楊逵的文學生涯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若說沼川定雄直接啟蒙現代臺灣最重要作家之一的楊逵，而間接對臺灣文學的發展有所貢獻也言不為過。

<sup>41</sup> 關於楊逵未完成學業即回臺灣之事，楊逵的回憶和訪談不是含糊其詞，便說是為響應臺灣農民組合的召喚。但是，巫永福說：「日治時代的所有大學，不可以提倡共產主義，若是參加任何一個與共產主義有關的組織，學校一定馬上開除，楊逵就是如此。楊逵讀夜間部，白天送報，後來有一次他去參加朝鮮獨立運動的遊行被學校知道，校方馬上將他開除。楊逵很可憐，既沒有大專的文憑也沒有中學的文憑，所以他一生無法找正式的工作，不得不依靠他太太葉陶，加上他的身體很弱，有肺病，這使得葉陶必須加倍地工作來照顧他。張文環也是個例子，張文環唸東洋大學時，也參加類似的團體，被學校開除。王白淵也是如此，他本來在日本盛岡女子高等學校教書，也由於有左傾的思想被開除。」巫永福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117-118。



執教龜岡高女時期的沼川定雄

# 楊達和沼川定雄

## ——臺灣作家和公學校日本教師

張季琳

楊達（本名楊貴，1905-1985）是日治時期臺灣重要日語作家之一，一九三四年，他的日文小說《新聞配達夫》獲得東京左翼文藝雜誌《文學評論》創作獎第二名（第一名缺），成為第一位受日本文壇肯定的臺灣人日語作家。一九三六年，胡風（1904-1985）將這篇小說翻譯成中文《送報伙》，刊載於上海出版的雜誌《世界知識》，後又收入《山靈——朝鮮臺灣小說集》、《弱小民族小說選》。楊達八十年的生涯可以說和臺灣近代文學發展密不可分，特別是一九三五年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在臺灣文學發展史上發揮過核心作用。楊達生長在殖民地時期的臺灣，自幼接受日語的初中等教育，他的文學啟蒙主要是透過日語而知曉世界文學，而讓年少的楊達立志於文學的關鍵人物，就是公學校（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歧視教育政策下，臺灣兒童所就讀的學校）日本人教師沼川定雄（1898-1994）。根據楊達的回憶和訪談記錄，他就讀公學校時期，經常住宿沼川定雄的家，接受其懇切的課業指導並閱覽其藏書。對楊達而言，與沼川老師的相遇大幅度的改變他對日本人的觀點，同時也為楊達的學問奠定基礎。本文根據調查資料，概觀沼川定雄的生平，並嘗試考察他與臺灣以及他與楊達的關係。

關鍵詞：楊達 臺灣人日語作家 沼川定雄 日本人教師 臺灣文學 日治時期

## Yang Kui and Numakawa Sadao: A Taiwanese Novelist and His Japanese School Teacher

ZHANG Ji-li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literary movement of modern Taiwan, Yang Kui (1905-85) also produced several novels in Japanes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 1934, "A Newsboy," one of his most noted short stories, earned him a literary prize from an important Japanese journal. This piece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Hu Feng (1904-85) and was included both in *Mountain Spirit: Short Stories from Korea and Taiwan* and *Anthology of Stories from Weak and Small Nations in the World*. Yang Ku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one of his contributions was the founding of the literary journal *Taiwan New Literature* in 1935. Yang was born and educated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his early exposure to world literature was through Japanese translations. In a talk late in his life he mentioned Numakawa Sadao (1898-1994) as one of his teachers from Japan who had a formative influence on him. Numakawa was a young teacher in a *gong xuexiao*, an elementary school for Taiwanese childre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e was kind to Yang, taught him many subjects free of charge, and granted Yang access to his book collection. Numakawa was a literary person himself and published some works in Japanese newspapers based in Taiwan. This intriguing friendship between an anti-colonialist Taiwanese novelist and a Japanese school teacher, who was in a certain sense a symbol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deserves critical atten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life of Numakaw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friend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Yang's literary career.

**Keywords:** Yang Kui    Taiwanese writers    Numakawa Sadao  
Japanese teachers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wan colonial period